

港漂 在離開 留下與游離之間

經常登上香港傳媒版面的外來群體，「出鏡」往往伴隨着本地與外來的融合、爭議性極高的社會事件等內容。在這種輿論和社會觀感的氛圍下，來自內地的學生以及由他們形成的「港漂」群體，卻顯得極為「低調」，可以說，是「港漂」群體見證了香港生活變化的點點滴滴。他們也存在着融合的問題，無論他們在香港逗留一年、兩年還是更久，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會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他們的存在，已經逐漸改寫這裡的傳統模式。某種意義上，決定「港漂」取向的，是內地而非香港。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為了科研而走

2005年從內地名牌大學轉學來到香港的金靈，在香港順利完成了學士與哲學碩士課程。畢業後，他在香港從事了一年半的研究活動，今年獲得澳洲總理獎學金，前往澳洲攻讀博士。事實上，金靈在前往澳洲時已獲得了兩年的香港入境許可，幾乎篤定可以成為永久居民，但他最終選擇了離開。

畢業後「港漂」的一年半歲月中，由於仍舊在大學從事研究，金靈的事業感並不強烈，反而是搬出學校宿舍時，他有長大的感覺。為節省開支，金靈住在深水埗的唐樓，而且在客廳中搭床休息。金靈對這段經歷最大的體會是：對香港社會的印象逐漸深刻和有多元化的認識。之前住在學校，香港的印象是由中環的街區、建築與霓虹燈構成的。開始「漂流」的生活後，他才逐步發現香港的多元化面貌。「我曾經當義工，去幫助那些新移民家庭的孩子補習英語，使他們盡快融入香港的生活。那時我才發現，香港有很多邊緣人。」

「隨着內地與香港近年來的緊密聯繫，來香港攻讀學位、從事研究的內地人也愈來愈多，為了以後回到內地可以進入一流的研究機構，前往國外深造是一個較為明智的選擇。」如此一來，與「漫漫七年路」相比，自我實力的提升似乎更加重要和迫切。



■有人則選擇離開香港，找尋理想。

為了理想而留

來自上海、從事投資分析業務的王昕媛，已經在香港居住了七年，算是「修成正果」。為何會選擇留在香港發展，王昕媛認為能夠接觸更多多元化的事物、接受更多的挑戰。在香港就業，能夠接觸到不同的社會階層，欣賞到不同的藝術甚至不同價位、品牌的產品。早期，她覺得香港社會處處均以利益為前提，把人看作工具，沒有人情味。但是，在逐漸認同、妥協後，她意識到在香港可以有更加公平的競爭機會，這是人生發展不可缺少的。

多年來，王昕媛一點一點體驗到內地經濟崛起在香港的投射，這種影響幾乎涵蓋了生活、事業等諸多層面。以前去商店買快餐，若王昕媛使用的是普通話，她認為服務態度會較為冷淡；後來，在人民幣與港幣一比一付款推出後，她的普通話給她帶來的是另一種更加熱情的服務。她介紹說，如今在香港的金融行業，起主導力的是內地背景的人才，外資企業、本港投資機構中的重要部門和關鍵職位，內地職員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多。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以往如果在香港舉辦一些國際金融、貿易、投資的會議，官方語言大多是粵語或英語，但隨着內地經濟快速發展，這一類會議大多已改用普通話來進行。

「來對了，不後悔」是王昕媛對自己七年香港生活的總結。她認為，融入香港社會，比甚麼都重要，所以她將自己定義為「新香港人」，在職場上認同並融匯香港文化、價值觀，工作可以又快又準；但在個人生活習慣、人情交際等方面，仍舊保持着內地相對人情化、悠閒化的方式。已經在香港置業的她，準備在未來幾年，將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並在香港結婚、安居樂業。七年的歲月，香港已經成為她的第二個故鄉。

為了將來而游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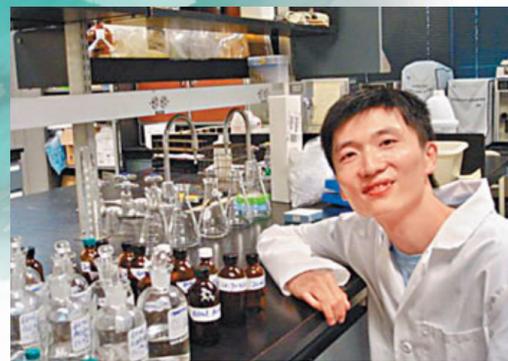
來自貴州的王佼，是個性格開朗的女孩子。完成碩士課程後，曾擔任香港職業培訓局的普通話教

師，現在是國際學校的中文老師。來香港的初衷，是想體驗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的多元文化，藉以開闊視野。然而在香港生活的歲月進入第三個年頭時，她卻「反客為主」，認為留下來更重要的理由是以其代表的內地文化去改變港人的視野。

在香港教學，王佼接觸了大量來自不同階層的學生和家長，同時也和不同國家的同事合作。她通過對職業的體會逐漸把握香港的生活準則，並了解香港社會。一方面，香港重視教育的社會氛圍讓她讚歎不已，國際學校培養的世界公民意識也令她受益良多。但另一方面，她發現在香港自由的氛圍下，豐富的信息侵蝕着學生的閱讀耐性，知識的繁雜反而讓人不知所措，娛樂方式眾多導致很少人選取政治歷史文學等「悶」書，新一代學生對世界的認識獨缺內地這一塊板，普通學生創新有餘但基礎不扎實。

王佼坦言，香港給了她更多自由發展和改變的空間，由於學生最終的目標是參加國際文憑考試，因此她更注重培養學生的內在能力。她可以像國內的大學一樣，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正義、道德等哲學問題，更可利用自身的背景引導學生了解和觀察內地，以影響他人的心態，為這裡加入活力。內地扎實的基礎培養加上香港開放的教學方式，使她在此游刃有餘，對香港及學校都有歸屬感。

「我希望積極地去改變，不論是自己是他人。」她簡單的說，這也是她非常喜歡自己目前這份工作的原因，通過中文教學聯繫自己和其他人。留在香港，除了開闊眼界和增長見識，同時也爭取多一些機會影響他人。她對成為永久居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她更加感興趣的反而是如何讓自己在這片



■金靈在香港完成學士、碩士課程後再往國外深造。



■王昕媛選擇留在香港發展。

土地有所改變，不論她可以在這裡呆多久。

香港也在改變

沿東鐵線一帶的房屋租金已隨着大量「港漂」的湧入而不斷高漲，這些地區鮮有內地旅行團光顧，但商場、食肆工作人員的普通話卻極為流利，部分商家甚至以簡體字製作招攬廣告。「港漂」集中的地區，普通話課程、中文補習等需求也大大提升了。

從硬件與基礎設施來看，香港與內地的大城市沒有明顯的差異，但生活的成本和壓力卻遠遠大過內地。香港在未來有甚麼趨勢，當然值得觀察；但當「港漂」們努力融入香港社會時，本地社會是否已經準備好去面對和接納他們，也很值得探究。

香江畔 話沉香

將芳香之意化為有形，打造不朽的中華經典收藏藝術，作為香港藝術節的一部分，「祥和——中國香港之光：沉香經典御寶珍藏展」已圓滿閉幕。不久前，本報記者採訪了沉香展品的收集者、冠軍科技集團主席簡文樂，與他探討沉香藝術。對沉香文化的尋覓，體認高雅藝術對青年人的啟迪，是簡文樂長期收藏沉香製品並舉辦這次展覽的主要目的。

朽木可「雕」

沉香被譽為「眾香之首」，它並不出自偉岸的參天大樹，而是從朽木的沉香脂中提煉而來。簡文樂指出沉香樹在生長過程中，會遭到風吹、雷擊、砍伐、風化以及其它動植物的侵蝕，每每發生這種情況，沉香樹就會分泌沉香脂來「止血療傷」，久而久之，這些曾經受過損傷的樹枝或樹幹，便會留下特殊的香味，「朽木」藉由香味便轉而稱為沉香。這個過程，短則數十年，長則數百甚至上千年。

香港與沉香有着不解之緣，香港早期時常遭遇颶風，樹木容易折毀、損傷，沉香脂分泌較多，適宜出產沉香，其後便逐漸成為香料種植與貿易中心，這亦是本地被稱為「香港」的原因。從香料貿易轉運港演變成今日的國際金融大都市，沉香對本地歷史的溯源，有着特殊的啟示意義。

沉香製品種類繁多

這次的展品幾乎遍及生活各方面，既有觀賞、拜神用的木雕，也有日常使用的香水、香料與傢具。

十呎大的「釋加佛說法」木雕，製於清代乾隆年間，由四部分組成，分別是佛祖像、代表智慧與忠誠、手持如意杖與經書的弟子阿難與伽葉、以及佛祖座前的羅漢，慈眉善目之情栩栩如生。佛祖身後的輪盤，刻工精美，完全不似他雕，卻如佛祖自有，象徵佛法的感恩、祥和與善德惠澤四方，色調莊嚴而樸實。

而「飲水思源」木雕則呈豎直形，以靜物寫實的方式刻畫出水井、井

簡文樂

繩的圖象，「飲水思源」四個字浮於井邊，兩側對照下的井口有無限縱深的立體感，似乎寓意着「思源」是人生永無止境的過程，有限的畫面勾勒出無盡的思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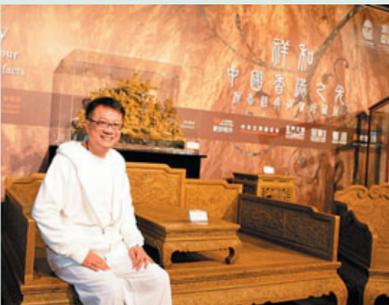
因此不難理解本次展覽的主題為「祥和」——在心靈純化中，懂得感恩、追求永恒。

一種超越萬物的文化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均將香看作是一種不可捨棄的文化，而且沉香的價值遠遠超過黃金。為何會如此呢？簡文樂的解釋是，黃金是有形的，能夠持有，但是香，無論是有形之物還是無形之味，都可以讓人感受到。在古代的皇宮中，香爐之鼎代表着君王至高無上的權力。因此，沉香的使用，有着嚴格的等級限制。《聖經》中記載，耶穌誕生後，博士們是以君王的禮節去朝拜他，所帶的貢品就有香。古埃及製作的木乃伊，也需要香。

在宗教習俗上，西方古代將香油塗於人的額頭是很普遍的宗教儀式，只有類似貴族的大祭司才擁有這樣的權柄。將香油塗抹於人的額頭，代表着生命獲得了救贖，達到永恒的境界。近代，香又逐漸演變成製作化妝品的原料。貴族與上流社會在舉辦舞會、宴會或者其它正式場合時，以不同的香味體現每一個人具有的不同氣質與性格。

而在古中國的民間信仰中，拜神、求雨，都少不了點香，香成為對上天的敬重，也是對自己家人的保佑。簡文樂舉了一個眾人熟知的詞語「香火旺」，作為對香文化的認識。「它（香）的旺盛，代表一個寺廟及其神佛的法力，也代表一個家族後代人數眾多。」又例如「書香門第」一詞，用香味概括深厚的家學淵源。香，已經逐漸從有形化為無形，用



「釋加佛說法」木雕。

以渲染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和道德。歸根到底，這一切都是中國人對將香文化從以往的貴族融入平民生活中的一種表現，也反襯出香超越國界與民族的生命力。

沉香的心靈美

簡文樂提到一個例子：曾有一個父親讓兒子去賣沉香，由於價錢很貴，無人問津，於是，兒子將沉香燒黑後以黑炭的價錢賣出所有沉香。這表示，人的內心中有着與沉香祥和、感恩與永恒精神毫無對應的實用思想——人在很多時候只會為着短暫利益而盲從大眾，失去了對自我價值的堅持與捍衛，心中的底線變得越來越「賤價」。

香味可能會轉瞬即逝，但是留於心中的觸動卻不會離去。沉香，來自於沉香樹的朽木。「朽」是經過千百年的風化、侵蝕而形成的——朽木其實可雕，只是這樣的雕刻已經化為無形，滲入人心。芳香出於此，發人深省，令人嘆息。「一些香港人如今已不識感恩和奮鬥，他們與香的精神，相差太遠，沒有自我的反思。他們有沒有感恩之心呢？」這是簡文樂由香及人的一種深刻思考。他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懂得欣賞藝術，並以藝術來美化生活。

有時，環境固然艱難，對人的提升會有些許阻礙，但真正的能者可以不斷超越困境、四處為家，如同沉香，不需要特別保存，無論在何處，都能芳澤四眾，這就是高貴的藝術品質。

文：徐全